

古埃及政略



古埃及王馬
色他森第三
之石像圖

西歷一千九百零七年

翻刻
必究

上海廣學會藏板

埃及變政史畧

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埃及變政史畧目錄

英國 密理納著

吳江 任保羅申甫譯

第一章 小引總論

第二章 再造埃及

第三章 陰護埃及

第四章 政權束縛

第五章 多難時世

第六章 撥雲見日

第七章 埃及農兵

第八章 籌償國債

第九章 水利爭端

第十章 修治律法

第十一章 維新瑣記

第十二章 英埃交涉

第十三章 英法爭端

第十四章 埃及前程

第十五章 近事補遺

第十六章 續修新史

埃及變政史略

英國 密理納著

吳江 任保羅申甫譯

第一章 小引總論

埃及爲寰球最古之國、其古蹟遺址、至今昭然在人耳目間、考其開化之早、在去今四千餘年以前、歐洲人之學術技藝、人皆知傳自希臘、而不知實發源於埃及也、昔猶太王所羅門讚美其祖雅各、稱其才德、不讓埃及人、此可見埃及立國之古、成名之早矣、卽其衰敗、亦在去今二千餘年之前、泰西史家、首推希臘之希羅多達斯、生於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四年、卒於紀元前四百零六年、迹其生時、曾游埃及、歷覽其古遺墟址之形狀、詳考其史事沿革之源流、筆之於書、不但當時之人、稱埃及爲多奇蹟之國、卽今之考古家、亦具有同情矣、以今時之埃及而論、國小而弱、民貧而愚、遠不及昔時之盛、不過於萬國輿圖之中、猶存一古國之名而已、論其轄境、合上下埃及、雖有四十萬英方里、但其

可耕之地、不過有一萬三千英方里耳、論其財富、則國債重積、一千九百零一年、有債金一百零二兆七十一萬四千一百八十英鎊、負人債者、爲人之奴、國其何以立乎、然而考古者於此、雖不免有今昔之感、而其有裨世人稽古之益、則未嘗因此而稍損也、

太初之墓碑尖塔、矗立於曠野中者、依然無恙、每年遠方之人、從四鄰諸國、呼朋引侶、來游其地、瞻仰致敬者、亦亘古如新也、經年不雨之區、全恃每年尼羅江之發水、以爲灌溉、民食皆仰給焉、本國農夫、奉爲聖江、異方旅客之游其地者、亦莫不望江驚奇、臨流讚美、幾與王陵古廟、同其敬禮矣、又如遺聞、古蹟、世風、民俗、國政諸端、皆有可驚可異之狀、正與古史家希羅多達斯所紀者、如出一轍、厥後民族競爭、迭爲盛衰、朝代屢更、互相吞併、古時之流風餘韻、渺乎其不可復見、向之未教化人、一變而爲基督教人、再變而爲回教之人、其世變之深、無所底止、然而不變者、仍如故也、

試觀埃及在野之農夫、執古器以耕古田、歷數千年不變者、萬國中曾有其比乎、更觀其在朝之君相、以不足取信之政法、得久握臨民守土之朝綱、五洲中曾有其比乎、又觀其民俗、史家希羅多達斯嘗論之曰、埃及營運貿易之事、皆由女人爲之、男人惟在家紡織而已、他國之織布、以緯線納於經線之上、埃及則以緯線納於經線之下、他國之養父母、惟責其子、埃及則不責其子而責其女、他國奉神之祭師、必蓄其髮、埃及則剃之、他國之人、與家中六畜不同居、埃及則人與雞犬同居共食、他國船家之張帆、以繩繫於帆之外面、埃及則繫於帆之裏面、希臘人讀書寫字、皆從左至右、埃及則從右至左、此可見埃及之國俗、實有與世歧趨者矣、

卽就國政論之、以突厥之主權、與歐洲諸國保護之權相比較、以各國領事之權、及經理公債、歐員之權、與歐埃共理之權相比較、以英國派來之英員、與埃人自用之英員相比較、以各國會審院之西按察、與本地公堂之西按察相比

較以歐洲六大國所允之律法、與十四國所允之律法相比較、可知埃及之時局、實有其不可不變之故、一日不能擺脫於古人之習俗、卽一日不能免於今人之驚奇矣、

今試思此等柔順善良之人民、乃爲暴虐不仁之回教所束縛、以歐人所不能忍受之政教虐權、彼乃安之若素、與歐洲各國人民、雜處於境內、巡捕權所不能及、除重大案犯之外、國法亦有時而不能伸矣、雖有政府而無議例之權、偶欲更張、則十餘強國、必羣起而干預之、國計日蹙、雖欲整頓以期興利除弊、開源節流、免致積重難返、亦無良法以善其後矣、以如是之國勢、而欲復前日之盛、誠不啻如夢嚙之狂妄矣、觀其果、知其樹、荆棘中、決不能採葡萄子、蒺藜中、決不能得無花果、觀埃及數年來之現情、雖其國祚、不絕如縷、但綜其大局論之、安有一端、不動人之驚訝乎、

自英人輔政之後、望治者、咸有維新奮發之意、迄於今、起視埃及人、雖去文明教

化之途、尙不可以道里計、然以埃王伊斯曼爾在位時之情形、

於伊
斯曼
爾即
六位

去十三
位九年
至七十
五年十
八年

與今日埃及之情形相比較、不啻有光暗之分矣、觀於今

日埃及之陸軍制度、出入度支、農功種植、律法刑章、以及民生日用行習之常、君民相維相繫之故、皆有自恃長進之景象、蓋自十年之間、其革故鼎新之功、有不可勝紀者矣、

考埃及近史者、於此十年之間、可知其長進之大概矣、英人之治埃及、能於無可修治之中、得竟其修治之全功、更能於無可長進之中、得成其長進之大效、其民生日蕃、其財用日裕、誠可爲英人大慶成功矣、然而論世者於此、則以爲埃及之前途、正未有止境、未可稱爲英人息肩之日也、

本書之作、專爲表明埃及變政維新、長進之陳迹、自第二章至第四章、表明埃及於十年以來、變法維新、所遇一切艱難阻拒之事端、第五第六兩章、專論維新之史事、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更論緊要諸端之詳細、第十二章至十四章、爲

末後三章專論埃及維新之結局及其將來之前途

論埃及今時之問題頭緒甚多但綜其大要不外二端一在於本根上有缺少之處而不思補救一在於人心中有泥古之想而不知變新皆埃及流弊之見端也

第二章 再造埃及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英國大將寶星華爾斯來

後晉封
世職

統領英軍

與埃及亂兵交戰攻燬其德利聞伯士堡埃及亂遂平亂黨首領見大勢已去全軍瓦解遂向英軍乞降衆亂兵見首領既降或釋甲而自匿或棄兵而歸耕蓋自是而亂兵之徒黨十散其九矣

至次日又有英國馬兵二隊進攻埃及之開羅京城此等兵隊經歷四十英里之沙漠人馬苦飢疲不能戰然而京城外之衛城雖有亂兵扼守見英軍之壓境不戰而降於是英人在埃及平亂之政策始告厥成功矣

然而英人經營埃及之政策、至今十年之久、始著成效、正不得謂其功之速成矣、英人引兵入埃及之時、早經宣言、此行無他求、惟望埃及之撥亂反正耳、以故英人之用兵力以定埃及、早在大英政府意計之中、惟審慎而出之、歷久而後成耳、當時英國執政大臣、爲格蘭斯登、其經營埃及之勝算、初不欲以兵戎相見、無如時勢所迫、卒不能免、其始以英人在埃及之勢力、不能讓法人之占先、其次、則爲宗教上之爭端、不能忍視埃及舊時基督教人、久受回教束縛之苦也、

埃及工藝美術、自古罕有倫比、故世人稱埃及開羅府、爲世界美藝之中心、又其地居歐亞斐三洲之要衝、爲東西各國商賈輻輳之區、亞歷山大埠、久爲世界商業之中心、此指蘇彝士河也自十九周後五十年以來、寄居埃及之歐人、不計其數、歐人之資本、用於埃及之工商藝業者、其數亦甚鉅、埃及政府所聘用之歐洲各國人、不下一千餘人、最多者、爲英法意三國人、每年歐員所得於

埃及之俸祿、其數歲有增加、若以商務而論、則以英埃爲最鉅、或爲埃及本國之商貨、或爲各國從埃及轉運之商貨、皆推英商爲巨擘焉、

按一千九百零一年、埃及商務清單、進口貨值總數中、英埃居三分之一有餘、出口貨值總數中、英埃居其半數有餘、故論商務、以英爲主、

不但此也、當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之夏初、埃及亂兵大熾、埃王力弱、不能鎮撫之、寓居之歐人、岌岌可危、多有去此適彼者、若無英國起兵靖亂、不獨歐人之財產性命不能保、卽凡基督教人之財產性命亦皆不能保矣、

英國於此時、亟欲以兵力干涉埃及、公告於歐洲諸國、皆不之應、繼又告於突厥、突帝中立而觀變、終乃告於法國、亦依違而不願同仇、英廷遂獨起義兵、征服埃及亂黨、亂首投降、恢復埃及王權、此一役也、能救埃及之人、得免於無君之亂禍、能救寓埃各國人之財產性命、得免於滅亡、誰能忘英人之功哉、

設當時英國不出而圖功、他國亦皆不願干涉埃及之內亂、一任埃人自爲之、

彼埃及者、其能免於滅亡乎、埃及亂黨之舉動、其勢方張、經英國以全力救之、始能倖奏膚功、因亂黨之首領、執掌陸軍全權、素恨歐人之干預埃及軍政、本地營官、日見其少、歐洲營官、日見其多、國人不服、羣起而與歐人尋仇、歐埃軍士、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加以歐人之寓居埃及者、其數過多、有主客不敵之勢、埃及之國債、積重難返、歐洲各債主、爭于預其財政、以爲攬收子母之計、若希臘人中、則有開設客寓及當舖之商家、猶太及敘利亞人中、又有放債盤剝、及爭購田地之人、皆賴歐洲各大國之保護、得在埃及謀利、吸取埃及國庫之脂膏、以自肥、埃及農民、終歲勤動、不足償其債利、此亦爲埃及人積怨之漸也、亂黨之得以激動國人者、端由於此耳、

然論此次埃及人之痛恨歐人、實爲逞其私忿、不顧公理、殊出於尋常意計之外也、凡屬歐人與歐人所行之事端、皆不分皂白、而一概斥逐之、屏棄之、不但有損於埃及之事、必仇怨之、甚至大有益於埃及之事、亦皆憎惡之、不但歐人中

之施詭計、放重利、逞暴虐者、爲埃及人所不能容、甚至大有功於變法維新、興學教民、政俗長進諸歐人、亦爲埃及人所必逐矣、豈知論事必準諸理、非可一概定之、卽如歐人之在埃及者、有各種專利之事、或有妨於埃及人之利益、但歐人所作一切合例之事、實皆爲埃及長進之大源也、但以放重利一端論之、似埃及之貧弱、皆當歸咎於歐人、然亦當思歐人之資本、每年輸入於埃及者、苟善用之、亦爲埃及人所必需、決不能爲埃及人之害也、埃及人所憎厭者、歐洲各國之人、格外憎厭者、爲基督教與猶太教人、此等人在埃及、皆於倫常交際、大有裨益者也、其欲斥逐之、不啻自塞其財富之源、自杜其才智之門、一切維新之事、皆無望其有成矣、

且也、此次埃及亂黨與歐人構兵之時、正當歐人在埃及立功得勝之時、自任用歐人爲督理埃及財政顧問官以來、埃及之國計、日有起色、其一切政治、亦皆較前公平、措理裕如、乃歐人之有益於埃及人、如此其甚、而埃及人之仇視歐人、

仍如此其甚、此可見不學無識之埃人、決難望其辨別是非矣、

以實事論之、埃及亂黨之宗旨、專爲拒絕歐人起見、冀奪回一切歐人所掌之利權、且不但拒絕歐人、凡基督教人所行之事、一概在刪除之列矣、此亂一興、向日痛恨基督教之回教人、遂羣起而圖報其宿憤矣、又逾一月、向從基督教之五十餘萬埃及本地人、亦因悔禍求生、相率改教、而入於亂黨之中矣、然而當時亂黨之首領、並無革命之成見、亦無權以約束亂民、不過如召仙弄鬼之邪術人、但有召之弄之之權、而不能驅遣之、使行其旨以成其功也、安能望其有成乎、

推埃及亂黨之本意、不過欲推翻突厥管轄之權、使得自主、亦非起意於一旦、其亂黨之首領、亦嘗屢次設法、向突厥求釋放自主、以免兵革之禍、無如突廷堅持暴虐之政體、不肯稍給民權、致不得已而作亂、然而撥亂反正之事、豈易爲力乎、若照亂黨之所爲、即使功成志遂、亦不能結成善果、因欲成其功、欲遂

其志、非破壞一切、不可得也、

總而言之、埃及亂黨之舉動、決不能望其成功、因革故鼎新之事業、行之自上者、順而易、求之自下者、逆而難、決非數輩游說之士、所能仗其口舌以奏膚功、亦非千萬不學無識之化外頑民、所能奮其強力以告厥成、照當時埃及國民之行徑、不過召歐洲之外侮、啟各國之藉端、適以自速其敗亡耳、埃及境內之英人、向多維新有志之士、亟欲設法、以變埃及政策、此皆與埃人有同心者、其他姑勿具論、但觀近年來埃及官場中之英員、其行政皆以變法爲宗旨、此可見之矣、

茲當進論英人輔助埃王復權之事、此事不但爲英人所明認、實爲英人干預埃及內政、真實純一之宗旨也、今雖小著其效、而埃及之前程甚遠、英人於補偏救弊諸政策、尙愧未能一一速竟其功云、

大凡恢復王權之功、有行之甚易者、亦有行之甚難者、有成功甚速者、亦有成

功甚遲者、皆視其所處之情形何如耳、自古以來、居高者思危、良以權不可保、位不可恃、雖根深蒂固之王權、亦不難一旦失之矣、小醜跳梁、雖在有教化之國、亦有能割據其土地者、叛黨羣起、雖在至有權力之國、亦或能鼓動衆心、甚至傾覆王朝者、觀於我英一千七百四十五年之往事、不猶如昨日乎、

此等謀叛之案、或爲小亂、或爲內亂、恢復殊不爲難、或巡捕得力、即可剋期驅散亂民、卽遇大亂猝興、致勞王師之征剿、一經戰勝、克復恆在指顧之間、曾不幾時、百廢具舉、已復見昔日承平之景象矣、

所最難復之王權、則其傾覆之故、不在於外侮、而在於自腐、亦不在於其勢力、而在於其積弱、因其弊、皆出於本原也、又其所謂亂黨者、叛民者、究其叛亂之由、並無真實之緣故、不過爲政衰國弱所結之果、如病勢之已入膏肓、雖有良醫、亦末如之何也、以此等絕症、而欲復得其生機、不當於其現症上枝枝節節而治之、惟當深求其病源之所在、而抉去其根株、庶有濟耳、